

故事

从2013年起,我和车神跨越、智多星潘皓等朋友,多次西行,历经坎坷,酿造了很多旅途故事。入藏十几次,回眸来路,经历的风险,历历在目。

夜宿死人谷

首次进藏,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们西行八虎,从新疆入藏,也就是翻过天山后到达叶城,然后从叶城翻过界山达坂到达西藏阿里地区。这条线被人称为“死亡之路”,从海拔几十米上升到几千米,很多人难以适应,倒毙在大红柳滩(死亡谷)。

新藏线穿越举世闻名的冈底斯山、喀喇昆仑山、昆仑山、跨越界山达坂、康西瓦大坂、黑卡大坂、麻扎大坂等海拔4500米左右高寒缺氧的生命禁区 and 无人区地带,跨过狮泉河、喀拉喀什河、叶尔羌河等河流,一路基本都是一望无垠的永冻土、戈壁沙漠和常年积雪的崇山峻岭。

2014年之前的新藏线,基本上都是在荒原戈壁上开出的低级公路,没有明显的交通标志,一旦迷路误入岔道,就极有可能进入荒凉的无人区,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那时在新藏线上判断是否走对了路,就是看公路的电线杆,现在的新藏线是一条崭新柏油马路,路面有改善但路况、气候环境依然恶劣,个人认为新藏线难度系数是几条进藏线榜首。

2013年,我策划组织的“古道茶旅西域行”八位兄弟夜宿大红柳滩,已经是非常疲惫。我没有洗脚就上床休息,一个晚上,像鲤鱼板籽,把床也板断了。早上才知道这地方叫“死人谷”!听到有人说,你们能走过新藏线:牛鼻!

西行历险记

田桃源



飞越尼玛河

飞越尼玛河

阿里大北线是旅游探险爱好者向往的一条线路。这条线路一般从拉萨出发,经日喀则、拉孜、萨嘎、玛旁雍错、札达、改则、尼玛、班戈、最后经纳木错到拉萨。这条线路包罗了很多人文和自然风光,是旅游探险的极佳线路。

那次,我们快到尼玛时,必经的一座小桥被洪水冲断,怎么办?我们寻找出路,那只得趟水。我们来到趟水的地点,发现很多豪车正徘徊不定,这时,车神跨越的勇敢体现了,他丢了一颗石子,发现河床底子硬,于是率先过河。

如果车被没入水中,我们只能逃命。好在我们过河了,很多豪车也跟

着我们过河了。你们看看河水淹没车身的尺度,就会发现我们多么的不易。

车陷流沙山

2018年,我们进行“紫艺”枫林花海边疆行,原本计划从桑桑,经达若、错迈去当惹雍措,但是临近黄昏,车子在离当惹雍措四十公里的地方,陷入了流沙。

于是,几个人下车挖沙,深怕山上流沙滚下,把我们的车子和人一起活埋。这处地方,有很多人拉下的布巾巾,袋子、衣物,我们把这些东西塞到轮胎底下,以增加摩擦力。

几番折腾,我们终于退出了流沙山,往回走,在海拔五千多米的一户藏民家歇息,差滴滴回不来了。幸运的是,在那条路上,我们见到了金牦牛。



在人生的尽头,和你私奔

约翰是一位文学教师和作家,海明威的死忠粉丝,尽管阿兹海默症已经让他的记忆越来越差,甚至会忘记妻子和儿女的名字,却依旧可以随口说出海明威的所有作品,《老人和海》更是他的钟爱。艾拉是约翰的妻子,被查出癌症晚期。由于艾拉需要住院,约翰就只能进入养老院,携手走过一辈子的二人面临永远分开的未来。于是,他们有了一个疯狂的决定,决心私奔。驾驶名叫“leisure seeker”求闲者的房车,从马塞诸塞州一路南行,回顾70年代曾和孩子们一起度假的旅程,目的地是西锁岛key west的海明威故居。

故事的最后,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——海明威故居,然而艾拉却病发晕倒被送到医院,但他们却又再一次任性出逃,然后他们牵着手,穿戴整齐和衣而睡,体面的离开这个世界。生命的告别是一场盛宴,那么选择以最优雅的方式退场,是每个个体的权利,就如约翰最喜欢的海明威的话:与其在年老体衰万念俱灰时死去,还不如在这无不充满幻想的幸福青年时代死去,让生命在灿烂的光明中消逝。他们不仅用生活谱写了一



《爱在记忆消逝前》剧照

首最美的诗歌,也让观众看到,爱情最美好的样子就是:执子之手,不问归途。

美国电影《爱在记忆消逝前》是一部典型的公路电影,旅途的不确定性和渐进式的生命体验,让电影的格调随性而浪漫。本片改编自迈克尔·萨德里安的小说《The Leisure Seeker》,小说中主人公是到迪士尼乐园,电影里改成了去海明威故居。导演本来想拍一部意大利的电影冲击奥斯卡外语片奖,但是看到这部短篇小说后深受打动,到美国取景改成拍这部英语电影。虽然是公路片,但是导演希

望沿途的风景只是点缀不要盖掉电影要体现的味道。除了在线的故事和演技,电影中的风景让人在影院根本坐不住。无论是国家公园中沿湖的露营地,还是麦田间的乡村小路,虽然没有繁华的都市或是充满底蕴的古迹撑场面,这种惬意的感觉还是想让人立刻马上就出发。

主演阵容相当强大,主演均为奥斯卡帝后级别。由获得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唐纳德·萨瑟兰(演过《大腕》),搭配“女王”专业户海伦·米伦,演技上无可挑剔。

(本报综合)

这是很多藏民一生也难以见到的神物。

冒进双湖县

西藏大北线,很多人望而生畏,尤其是大北线。

所谓大北线,是从阿里(狮泉河),经改则、盐湖、尼玛、色令错、班戈到那曲。

跨越,却神经错乱,到道班后,方向盘一转,往多玛乡、双湖县而去。

双湖是藏文“两个湖”的意译,因地处康如湖和惹角湖而得名。

几百公里无人区,如果轮胎爆了怎么办?如果油耗到底怎么办?

到双湖县城后,四处打听,没有住房,只好男男女女住一间客栈(海拔4900米)。第二天,又从双湖走没有路的路,傍可可西里边缘直奔安多。一路上,连电线杆也没有,只有野牦牛、藏羚羊、狼等野生动物。

夜翻昆仑山

2018年,我们从阿里到叶城,途中,转向皮带断裂,车神跨越只好硬扳方向盘,更要命的是,车灯坏了。

晚上,车在颠簸中,车灯熄灭,跨越紧急刹车,然后又启动,往前行进,几次车已经到悬崖边上。吓得汗直流。

惊魂拉康镇

拉康镇,地图上没有她的名字,梦的角落也把她遗忘。

错那县、错美县,很多地图还没有标识。

我们从隆子县出发,全是走荒无人烟的路。

到拉康镇,因为道路塌方,我们只好翻山越岭,走当地人原先走的道路。

山有多高不知道,盘旋在山顶,与金雕齐飞。我们走了几个小时。紧张得我和队长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往山下瞅一眼,仿佛从上看人间。



风吹垭头垭

余燕双

归来

海水跟着月亮走
杨屿门的渔民跟着潮头走
潮涨吃鲜,潮落点盐
行走于江海就像行走于刀刃间
月亮在上,暗流在下
颠簸不破的心脏,更需要月光指引,女人安抚

风吹垭头垭

姗姗来迟的风,秋后的垭头垭没有什么可以吹了
就吹月亮投下的桉树影子吧
从塘河那边吹过来
时长时短吹喜鹊的尾巴
吹垭头垭的寂静

打水漂

这些瓦片在我手中不可能修成正果
一片片从人海中漂去
仅仅只是泛起几条鱼尾纹
和几个老年斑而已
佛渡有缘人,渡宁为玉碎的人
佛说苦海无边,我说边在垭头山那里,在落日尽头